

跨海征東

蕭亦五編

跨海征東（新曲藝）

目 錄

一：祥林嫂（墜子）	趙紫谷	一
二：跨海征東（京音大鼓）	陳靜	八
三：紅軍奪橋（京音大鼓）	紫谷	一七
四：紅旗插在白雲山（鼓詞）	蕭亦五	三三
五：打狼王（太平歌詞）	紫谷	五一
六：金喜翻身（牌子曲）	老舍 侯一塵	六九
七：黑姑娘（河南墜子）	王亞平	八三
八：十女誇夫（太平歌詞）	韓子康	一〇一
九：新洋藥方（相聲）	馬劍痕	一一一
十：續後小記	蕭亦五	一二四

祥林嫂（墜子唱詞）

趙紫谷
根據魯迅先生「祝福」改編

秋去冬來雪花飄，寒鴉高臥樹林梢。爆竹聲中春節到，除舊迎新樂道遙。最可嘆過節分出窮和富，衣食住也有低來也有高。有的是朱門以內酒肉臭，有的是破瓦窰中吃糠糟。富家翁輕裘圍爐說不暖，勞苦人挨餓受凍實難熬！舊社會封建勢力該打倒，有一個舊歷年的故事細說根苗。

浙江省裏紹興府，魯家鎮上好熱鬧。魯四老爺把年過，張燈結彩樂陶陶。正廳以內抬頭看，祖宗牌位擺得高。中堂字畫畫得好，八仙桌上把香燒。桌幃椅墊綉得妙，地上紅氈鋪滿了。明燭兩盞分左右，正中間擺着供菜與年糕。祇聽得老爺喊聲放鞭炮，磕頭作揖把紙燒。呼童喚僕來祭祖，男女老幼全來了。

闔家正在歡樂處，忽聽得廚房裏面鬧吵吵。魯四爺吩咐柳媽去觀看，有

一位衛老婆子緊跟着。她二人一齊來到廚房內，看見了傷心落淚的祥林嫂。她好像忽然得了瘋癲病。口聲聲呼喚嬌兒名阿毛。平日裏燒鍋煮飯不得空，過新年我要去找我兒小阿毛。祥林嫂口講此話往外跑，多虧了衛老婆子攔住了。把她拉到床緣上，千說萬勸躺睡了。

柳媽這裏開言道：叫聲衛婆你聽着，祥林嫂到底害得什麼病？請你給我說根苗。衛婆說：她的出身我知道，從頭到尾全記牢：她的父母下世早，自幼兒就在魯家混吃燒。她的模樣長得好，老爺喊她小寶寶。少爺邀她去玩耍，二人身材一樣高。少爺對她有『情意』，但嫌她出身貧窮太糟糕。到後來少爺定婚富家女，她嫁到祥林家裏住寒窰。

過媒不久祥林病，地主催租逼死了！逼死祥林人人恨，祥林嫂死去活來好幾遭。爲納租糧米柴草送地主，因此上愁苦日子實難熬。緊接着婆婆又起不良意，準備着把她賣到賀家壩。多虧她生得機警早知道，偷偷的逃到魯家說根苗。看情面老爺收她作傭工，魯少爺貪戀色情喜眉梢。這少爺輕舉妄動

常耍笑，可湊巧少爺的太太看見了。少奶奶逼她不准多講話，魯少爺板起面孔怒眉梢。

柳媽說：以後到底怎麼樣？請你往下說根苗！衛婆說：提起當年她的事，不該叫她把米淘。皆祇因那天河邊去淘米，順水來了船一條，她的婆婆來帶路，領着搶去祥林嫂。貪圖財禮八十吊，賣到山裏賀家壩。柳媽說：賀家壩裏我知道，有個地主叫野貓。此人作惡行霸道，玩弄婦女誇富豪。衛婆說：就是此人買了去，搶親娶妾非一遭！祥林嫂被搶之後猛喊叫，一路上披頭散髮哭嚎啕。祥林嫂路途哭得嗓子啞，抬到家野貓強迫把親招。祥林嫂香案以前尋短見，噹啷啷對準香案就碰暈了。你看看鬢邊現有大疤痕，這是當年撞破的大血包。

柳媽說：祥林嫂碰暈以後怎麼樣？請你往下說分曉。衛婆說：野貓一見變了臉，惡狠狠把她拖到漫荒郊。可湊巧來了佃戶賀老六，祥林嫂被他慢慢救活了。賀老六又向野貓去報告，野貓說：這個賤人不要了！把這婆娘送給

你，你趕快領到家裏把親招。祥林嫂從此嫁給賀老六，他二人勞動生產種田苗。

這時節衛婆講得正起勁，忽然間驚動床上的祥林嫂！祥林嫂急忙坐起開言道：二位大娘您聽着。野貓地主行霸道，搶親把我逼死了。後來嫁給賀老六，搶親的化費他要討。祇逼得我們給他把地種，加重納租不輕饒。給他種地二年整，生個兒子叫阿毛。添了人口生活更苦，月月年年少吃燒。我的兒阿毛剛滿四歲整，丈夫就被地主逼死了。自從丈夫去世去，我祇得攙扶我兒苦煎熬。有一天忙着種地起得早，準備着涮鍋煮飯把米淘。我的兒提着小籃去剝豆，我走到屋後劈柴把火燒。開了鍋回頭準備去下米，我的兒阿毛影子不見了！豆粒撒了一滿地，千呼萬喚無下梢。山前山後都找遍，喊破嗓子心裏焦。最後找到一顆樹，小小白鞋掛樹梢。我的兒阿毛躺在草窩內，又祇見手拿小籃沒氣了！血染的衣服全撕破，惡狼扒心歸陰曹。五臟六腑狼吃淨，我抱着我兒的屍屍哭嚎啕。哭啼一天回家轉，地主又來把賬討。我言道天死

子亡無法還債，狗惡霸立刻把我趕走了！逼得我無處投來無處奔，也祇好手提竹籃把飯討。討飯來到魯家鎮，少爺當家把我招。少爺年老就把魯四爺叫，他這時大擺架子把我下眼瞧。過新年你們兒女都歡笑，我回去再到山裏找阿毛！

祥林嫂瘋瘋癲癲胡亂講，驚動了衛老婆子說根苗：新年新節不許鬧，你再哭老爺生氣可不饒。上一次我的情面把你保，你要是再出亂子我糟糕！

這正是衛老婆子往下講，又聽得阿牛外邊喊聲高。阿牛說：老爺房裏催擺菜，叫你們快到那裏看分曉，這時節衛婆柳媽頭前走，祥林嫂也在後面緊跟梢。進上房一行人等忙擺菜，祥林嫂也去端菜來効勞。四爺一見忙喝住，你這窮酸快滾了！敗壞風俗窮寡婦，衝着財神殺千刀！祥林嫂聞聽此言猛一楞，一碗好菜摔掉了！四爺一見冲冲怒，一拳打得她似木雕。她不哭來也不笑，癡呆呆瞪着兩眼淚珠拋。祥林嫂從此得了精神病，趕出了魯家府門往外逃。

臨走時送來工資整兩吊，柳媽上前說根苗：鎮西頭不遠有個土地廟，廟旁邊兩棵古松對照着。你到那裏且住下，每日磕頭把香燒。用這錢捐上一個門檻子，當你的替身把罪消。千人踏來萬人跨，從此以後好運交。祥林嫂聽從柳媽一切話，前來到土地廟裏都辦了。

最可嘆以後運氣並不好，依然是各處討飯苦難熬。衣服爛了沒人補，蒼白的頭髮披散着，一天三頓吃不飽，骨瘦如柴面皮焦。顏色青黃眼發楞，脖子挺直頭不搖。走起路來常摔倒，竹籃子破碗隨地拋。

這一天看看又是新年到，天寒地冷雪花飄。祥林嫂土地廟裏身發抖，狠一狠跨下門檻把火燒，心裏想捐你並未交好運，捐你也沒把罪消。烤罷火忽然腹內又覺餓，勉強走出廟門把飯討。這時節平地積雪半尺厚，各處的屋頂樹枝穿孝袍。祇聽得古寺晚鐘遠聲響，好一似聲聲喚的祥林嫂。祥林嫂順着鐘聲往前走，不一會身體麻木停住了。皆祇因飢餓寒冷受不住，停留在雪窩裏面似木雕。一剎時北風吹透破棉襖，手裏的竹籃地下拋。筆直的身子隨

風倒，打狗的竹桿也隨手飄。

這時節家家過年放鞭炮，魯府內男女老幼樂逍遙。魯四老爺花天酒地醉又飽，魯四太太火爐旁邊熱暈了。叫柳媽快快開窗透空氣，祇見那雪花紛飛似鵝毛。土地廟前後雪片鋪平地，那一條窮人影子不見了！

這就是封建社會吃掉祥林嫂，那像我解放人民樂逍遙。從前是豺狼傷人到處有，到現在豪強惡霸要取消。舊社會封建專制人民受苦，新社會要把這些一齊開刀，共產黨領導革命救中國，打倒了四大家族與富豪。從今後新民主主義得實現。解放了全中國人民樂逍遙！

跨海征東
京韻大鼓

陳靜

專制獨裁必滅亡，
橫行霸道難久長，
蔣匪幫，反動他批良心喪，

（摔板）

只落得，名利一齊泡了湯，失敗是理應當！
表的是：中國大陸全解放，
蔣匪幫，逃到台灣把身藏。
眼望着，一羣殘兵和敗將，
忍不住，仰天長嘆淚汪汪。
思想起，從前威武多舒暢，

到如今，大勢已去空淒涼！

終日裏，茶不思來飯不想，

只見他，又是痛苦又悲傷！

他本當，閉門長思來把自己罪過想，

誰知道，他儘怪，這幾年流年太不良！

可笑他，執迷不悟儘算糊塗帳，

還打算，重打鑼鼓另開張！

派妖婦，美國賣淫作騷相，

直朝着，杜魯門乾爹灌迷湯！

又對着，季里諾那走狗連把尾巴擺，

還要求，李承晚那奴才把他幫。

最不該，全把八年的血債忘，

竟勾結，日本敵邦的鬼天皇！

美帝國，好比老虎他作倭，
真正是，無恥臉厚像城牆！
他總想，擋住歷史的車輪來向人民抗，
卻不知，自己力量像螳螂！
小花蛇，偏偏要吞象，

（捧板）

你說他，行爲夠有多乖張，簡直是太荒唐！
最可笑，他留戀官位不肯放，
僞總統的臭招牌，他重新拾起掛胸膛。
可恨他，儘朝着：「遺臭萬年」想，
派飛機，到處濫炸太猖狂！
最可嘆，台灣的同胞遭塗炭，

受殘害，民窮財盡苦難當！

括民財，儘把缺德的法子想，
抽壯丁，強迫老弱把兵當。

人民是，苦在心頭不敢響，

怕的是，受害一命見閻王。

只鬧得，工廠的機器聽不見，

只鬧得，耕作無人田園荒！

同胞們，渴望着台灣早解放！

（摔板）

好比那，迷途受苦的小羔羊，日夜地思親娘。

蔣介石，明知道台灣保不住，

偏吹牛，防務堅固如金湯。

中央社，亂造謠言把屁放，

鬼電台，就像瘋狗瞎汪汪！

他宣傳，解放軍只會打陸仗，

打海仗，非有經驗難稱強，

他那知，解放軍，大陸打戰固然好，

要是說，打起水仗也內行！

如不然，長山列島怎樣得解放？

爲什麼，海南、平潭、廈門島，撥開了雲霧見陽光。

解放軍，不怕長江的江面廣，

怎會怕，台灣海峽的水道長？

他宣傳，台灣的新軍正訓練，

全都是，美式配備甚優良！

說起來，殘匪軍全是些殘兵與敗將，

他們是，聽見槍聲就發慌！

說什麼，美式配備把那練，

(摔板)

將那比，繡花枕頭外面光，裏面全是糠！

他宣傳，日本空軍已助戰，

美國的，艦隊開入太平洋，

他不想，依靠美國有何用？

在過去，一直都是將他幫。

打內戰，消耗了美援六十億，

結果是，兵敗垮台去逃亡。

到如今，美援不過贖一億，

這數目，真是稀鬆太平常。

先前的，六十億好比整桌的菜，

這零頭，最多不過半盤湯，

整桌菜，尚且不濟事，

光喝清湯怎能飽飢腸？

顧問團，拿手傑作是敗仗，

少爺兵，只會跳舞發酒狂！

抗戰時，八路軍打日本，如同貓捉耗子樣。

他如果，再放肆，照樣無條件投降！

他宣傳，解放軍，要是果真攻打台灣不肯放，

必惹起，三次大戰動刀槍。

這真是，鬼話連篇天大的謊，

要知道，美帝國的算盤最靈光。

美國他明知，中蘇同盟聲勢大，

絕不敢，輕舉妄動受損傷！

要真是，不自量力開了仗，

我們有，大哥蘇聯來相幫，

我們是，地利人和條件好，
他們是，運輸困難隔重洋。
我們是，以逸待勞操勝券，
他們是，疲於奔命定遭殃。
那方面，人民大眾皆反戰，
這方面，反帝勢力氣激昂，
美帝國，凡事總想便宜沾，
任何事，都要有利穩沾光。
打麻將，總朝贏錢方面想，
賭牌九，要是冒險不下莊。
他一直，聽見蘇聯頭就脹，

（摔板）

怎麼敢，爬到太歲頭頂上，胆大耍花槍？